



冰心奖  
获奖作家  
作品精选

周博文  
◎ 著

YUANSHAN DE  
HONGQINGTING



# 远山的红蜻蜓

江西美术出版社  
全国百佳出版单位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远山的红蜻蜓 / 周博文著 . -- 南昌 : 江西美术出版社 , 2017.11  
(冰心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)

ISBN 978-7-5480-5681-2

I . ①远… II . ①周… III . ①儿童故事 - 图画故事 - 中国 - 当代  
IV . ①I28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42462 号

出品人: 汤华

责任编辑: 刘滢 彭珍

责任印制: 汪剑菁

装帧设计: 韩庆熙

远山的红蜻蜓

YUANSHAN DE HONGQINGTING

著 者 周博文

出 版 江西美术出版社

邮 编 330025

电 话 0791-86566132
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8

I S B N 978-7-5480-5681-2

定 价 26.00 元

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, 未经出版者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、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。

本书法律顾问: 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## 目录

远山的红蜻蜓 · 001

九尾猫的思念 · 014

小姐姐 · 025

魔 镜 · 032

哆啦 A 梦和时光机 · 043

受伤的小老虎 · 048

玛格丽特的动物园 · 055

妈妈，我们去追太阳吧 · 076

杂志春天 · 078

格布发卡 · 084

□ 罩 · 090

等待明年夏天的麻花辫 · 098

残缺的旧毛衣 · 109

岁月繁花 · 114



红婷、青婷——一对双胞胎姐妹，害羞的时候会向同一个方向侧着脑袋。

青婷是妹妹，喜欢羞赧地吐出舌头。别人问她好不好时，她吐舌头的意思是“好的，没问题”；老师向她要作业本的时候，她也会吐舌头，意思是“老师可不可以再等等呀，我还没有做完呢”；爷爷让她做家务，她吐舌头却是告诉爷爷“人家还想再玩一会儿呢”。

姐姐红婷也不爱说话，有陌生人来，姐姐会躲在妹妹的背后，拉着妹妹的衣服，然后偷偷地抬头看着陌生人的眼睛，好久都不眨一下，但一句话也不肯说。

姐妹俩今年 11 岁，在天镇中心小学上六年级。

夏天放学之后，姐妹俩最爱做的事情，就是在芦苇丛中、在芭蕉叶下寻找绿色的、红色的——各种各样的蜻蜓。她们能非常迅速地捉住一只停落在草芽上的蜻蜓，然后往夕阳那边奋力一抛，让蜻蜓飞走。她们认为，夕阳是蜻蜓的家，蜻蜓飞向余晖是最温馨动人

的画面。

潜山，是她们的弟弟，今年9岁半，天镇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。

潜山手臂上经常会出现小小的破皮口子。潜山喜欢打架，喜欢打架的时候嘶吼的声音，喜欢打完架之后放肆奔跑的感觉。潜山跑得很快，老师都逮不到他呢。

三姐弟还有一个18岁的姐姐红梅，今年已经出嫁了。

姐弟仨直到现在还记得红梅出嫁时候的场景：鞭炮炸得耳朵痛，一大桌一大桌怎么吃也吃不完的饭菜。十里八村的狗啊猫啊也都赶来庆贺，它们垂涎三尺，快速而又小心地穿梭在饭桌下寻找着食物，生怕被人们驱赶。

出嫁那天，红梅穿着皱皱的红红的衣服，胸口被勒紧，袖子也窄窄的，白烟色的皮肤鼓了出来。当红梅穿着这身皱了巴唧的衣服和一双高跟鞋站在青婷眼前的时候，青婷觉得，姐姐刹那变成了个受操控的提线木偶。

出嫁那一天，爸爸妈妈回来了。三姐弟开心极了，要知道在平常，爸妈一年只回来一次，一次就只待一个礼拜，然后又去东到东海的城市。姐弟仨谁也没见过海，谁也没去过爸妈生活的那个城市。

不过他们能想象海的样子，东海有贝壳、有沙滩，而在天镇，四顾都是高高的青山，青山下是常年不息的河流溪涧，这里没有海浪、没有帆船，却有鸟啼、蝉鸣，还有穿梭在山谷间沁凉的风。

爸妈在东海，爷爷奶奶却在天镇。

爷爷今年已经70岁了，耳背得厉害，只听得清潜山的声音。奶奶今年也快70了。从出生到现在，姐弟仨只看过奶奶一个表情，

就是不出声的笑。

一天到晚，奶奶不是待在院子里就是坐在天台上，有太阳的时候，出来晒太阳，看风吹过自家的屋子，把晒在房顶的辣椒掀到一层，这个时候，奶奶会笑得更加开心。青婷觉得，奶奶笑起来的时候像一个未满周岁的宝宝。

奶奶不会用手捂着嘴巴笑，她从来都只是静静地端坐在藤椅上，默默地笑着，她的世界里只有她自己一个人，谁都没法进入。

没有太阳的时候，奶奶就会坐在客厅，看着大厅上挂着的“天地国亲师”的牌匾。她这样一看，能看好半天哩。

两年前，青婷家的瓦房塌了，椽子塌落下来重重地砸在爷爷的身上，爷爷肋骨骨折了，半年多才好了一半，爷爷的腰也被坍塌的房梁弄伤了，现在，爷爷走路时需要扶着凳子。

那个时候，父母还在东海打工，附近村子里的叔叔阿姨帮忙用木头、尼龙袋子和钢丝绳索在坍塌的瓦房旁搭了一个六平方米的棚子。爷爷奶奶就和姐弟三个在棚子里住了大半年。下雨的时候，这个棚子里面也滴答滴答地漏着雨水；太阳出来的时候，透过五颜六色的塑料膜，棚子里像是进来了一道小小的彩虹。

直到一年前，爷爷奶奶和姐弟仨才搬进新盖的水泥屋子。

每天早上，天还没亮，红婷青婷就早早地起来，为爷爷奶奶还有弟弟做炒饭。萝卜炒饭、白菜炒饭，一炒就是一大锅。现在爷爷奶奶都不能干活了，姐妹俩必须把一天的早饭、午饭和晚饭在清早炒好。红婷在灶旁拾掇柴火，青婷负责翻炒锅里的米饭。

红婷喜欢吃青婷做的炒饭，特别是当开炒的时候，放入猪油时滋滋的声音，想想都会咽下几口唾沫。红婷最喜欢吃的就是猪油炒饭，而潜山喜欢吃的是鸡蛋炒饭，但在这个家里，他们一周只能吃上一次鸡蛋炒饭。

青婷会把几乎所有的鸡蛋丝都用筷子挑出来，夹到弟弟碗里，但红婷却不这么做，因为，她自己也想吃到美味的猪油炒的鸡蛋。

撒种、种菜，翻土、除草，地里的活，红婷青婷总能麻利地做完。

每天，潜山和姐姐们要走过长长的盘山小路，花上足足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才能走到天镇中心小学。潜山总是飞跑在前面，不管冬天夏天、晴天雨天，他都不会和姐姐们走在一起。除了常常打架让姐姐们担心，很多时候，姐姐们并不觉得潜山是个坏孩子。

潜山爱好画画，不管在家里还是学校，他的课本、作业本、练习册，甚至学校与家里的墙面上，全部都是他的画作。下课画，上课也画；白天画，晚上的时候，潜山就在梦里画。画画的时候是潜山最安静、最兴奋、最沉着而又最疯狂的时候。

各种各样的花、各种各样的房子，不到三分钟，潜山就能在小本子上完成一幅图画。在他的笔下，爷爷可以是一只猫，老师可以是一只大老鼠，花朵可以互相拥抱，星星可以落在孩子的手心里。

潜山喜欢画铅笔画，铅笔画省时省力，画完之后不满意了，还能再任意地涂改。潜山也喜欢画彩色的画，只是他没有足够多的彩色画笔。

姐弟仨都喜欢上学。潜山喜欢上学，是因为教室里有用不完的彩色粉笔，他可以在黑板上、在墙上任意地作画。他也可以将喜欢





的彩色粉笔偷偷地装在自己的袋子里，悄悄地带回家里。

姐姐们喜欢上学，是因为学校里有她们的朋友，大家可以一起玩牵火车的游戏。这是天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们最喜欢玩的游戏，一个人拉扯着另一个人背后的衣角，在操场上连成一条长龙，看谁能坚持到最后不松手，谁就能赢得胜利，红婷可是这个游戏的小能手呢。

虽然姐弟仨都喜欢上学，但他们的学习成绩却让老师很着急。青婷最好，一般语文数学都能考个八十分；红婷呢，六十分左右；潜山的各门功课很少能够及格，甚至还有考几分的时候。有一次，潜山考了班里倒数第一名，老师批评他的时候，他还在画画，老师气得七窍都快冒烟了，他一只手抓起潜山，另一只手去夺他的画作，还没等潜山反应过来，那桌上、抽屉里的一幅幅图画就被老师撕了个粉碎。等潜山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和老师扭打在了一起，小小的额头暴出青筋，牙齿都快咬碎了。同学也拉不开他们，等到下课铃响起时，这场战争还没分出个胜负。

潜山把整整两盒的彩色粉笔偷偷地拿回了家，他认为这是报复老师的最好办法。于是，家里的墙壁上、走道上、地板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风景画。

老师怒气冲冲地给远在东海的潜山家长打电话，父母在电话那头一个劲地向老师赔不是。细心的妈妈还给老师寄来了一份神秘的礼物，可除了老师之外，谁也没见过这个用大大的快递袋子包裹着的礼物。

潜山呢，并没有受到妈妈的责骂，相反，妈妈也给姐弟仨寄来

了一大包礼物。

姐弟仨拖着装裹着礼物的尿素袋子，好不容易地回到了家。红婷青婷迫不及待地在那里翻来找去，潜山则傻愣愣地站在一旁。他好像觉得，即便是礼物也消解不了他心中的怨气。

翻开袋子，红婷青婷找到了新的衣服、书包和文具盒。青婷开心极了，当场就换上了一件粉红色的新棉袄，在“天地国亲师”的牌匾下转了又转，还一边转一边朝傻笑着的奶奶吐起了舌头。

红婷呢，则抿着嘴巴，一副不开心的样子，她不喜欢粉红色，并且，她并不想自己的什么衣服都和妹妹的一模一样，她认为，那样很傻。为什么双胞胎就非得穿一样的衣服呢？红婷怎么想也想不通，再说，文具盒什么的，自己已经有两个了，一个是学校发的，另外一个去年过年，妈妈回家给她买的。除了文具盒，大人就想不到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吗？哪怕一个洋娃娃也好啊。红婷心里嘀咕着。

最不开心的要数潜山了，他气得顿了顿脚，脸憋得通红。他的袄子是灰色的，而他最讨厌的就是灰色。他最喜欢做的事情，就是往灰色的墙壁、黑板上涂抹各种色彩，而爸妈居然给他买了一件灰色的袄子！他紧皱着眉头，一副想要爆发的样子。

潜山最想要的是一块画板，或者是有48种颜色的彩色颜料，再或者是一本绘画的指导书也好。要知道，天镇可没有这些东西，文具店里卖的至多是水彩笔和幼稚的简笔画工具书。

潜山跑出门外，望着四围的高山，再仰望晴朗的天空，差点儿哭出声来。“为什么老天总要和我作对呢？什么愿望都不能满足我。”



潜山委屈极了。

潜山脱下鞋子，赤脚踏入了溪涧中，他把脑袋垂了下来，让清冽的溪水洗濯着稻草色的短发。快到冬天了，溪水更加冰冷了，枯黄的芦苇叶上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霜。潜山从头到脚凉了个透，没坚持半分钟，他就哆嗦着回到岸上，穿回了鞋子。他朝水流的方向奋力抛去几个小石子，可惜并没有激起多少水花，石子马上就沉入了水底。

一连好几天，潜山都没吃早饭。

冬天到了，天镇的花草树木都变成了一个颜色，潜山最讨厌的就是冬天，他希望四季都能像春天那样有着明艳灿烂的色彩。春天是一个精灵、一个仙子，总是能在潜山的眼前不断地变换着色彩；而冬天，就像一个讨厌的形容枯槁的老太婆，见到它就像见到班主任和科任老师一样，想避开，想一个人走得远远的。

冬天深了，枝头、山麓、草坪，哪里都是光秃秃的一片，芭蕉叶也枯黄一片，生气似的沉沉地垂下了脑袋。冬天听不到那么多的鸟啼、狗叫、鸡飞的声音了，这是一个安静的季节，姐弟仨里面只有青婷喜欢冬天。她喜欢晶莹洁白的雪花，她喜欢冬天里暖暖的火炉，她更加知道，冬天过后，一年不见的爸妈就要从遥远的东海回到天镇了。

青婷最想念爸妈了，想他们的时候，青婷会拿起电话，拨出他们的号码，但每次一举起电话，青婷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。即便是爸妈回家，姐弟仨和他们说话的次数也并不算多，青婷只会乖乖

地牵着妈妈的手，或是拽着爸爸的衣角，跟在他们屁股后面挨家挨户地去拜年。

“建了一年多的房子还有几个窗户没有安好，如果爸爸回来了，他肯定会把窗户安得牢牢的，屋里再也不会进风了。”青婷这样想。

这一天回家，姐弟仨远远地看见奶奶怀里抱着一堆晒干了的柿饼，笑嘻嘻地朝他们走了过来。

“这是哪里来的柿饼啊？”青婷嘟囔着。

还没到家，红婷就发现厨房外的烟囱已经冒出了炊烟。“奇怪了，平常都是我和青婷回家给爷爷奶奶做饭，中午的时候，爷爷奶奶都是吃我们早上做好的炒饭，那今天是谁？”红婷摸了摸脑袋，牵着青婷的手，跑到了屋里。

大厅里是两个大大的鼓鼓的编织袋子，袋子外面有两个杏仁色的海螺，海螺的下面，还有两个人鱼娃娃。人鱼公主，是青婷最喜欢的童话主人公，因为人鱼公主可以为了成全圆满的爱情，而付出年轻的生命，她是那么勇敢，那么纯洁。青婷赶紧抱起这个人鱼娃娃，一个劲地往它的脸蛋上亲去。红婷慢慢地捻起娃娃，用手指揉来揉去，她发现，自己虽然喜欢的是洋娃娃，但人鱼娃娃的鱼尾可以用来暖双手，摩擦几下，自己生着暗红色冻疮的双手就痒痒地暖起来了。

妈妈回来了。

青婷跑到厨房，妈妈正在炒菜呢，青婷紧紧地用双手环抱起妈妈的腰。这是妈妈，这是妈妈！她很想念妈妈，但是真见到妈妈，青婷却不知道要和妈妈说些什么了，她只是开心地一直吐着舌头。

妈妈微笑着扭转头，第一个看见的却是眼睛眯成一条缝的红婷。红婷并不是对着妈妈笑，她呆望着锅里的肥肉，听着锅里发出的滋滋的响声，肥肉的汁爆了出來，溅落在地板上，红婷喇了一口口水，她太想吃到锅里煎的肥肉了。

直到妈妈叫她的名字，她的视线才慢慢地抬了上来。红婷心里痒痒的，有那么几秒，红婷觉得这个站在眼前的红衣女子并不是妈妈，而是远方来的一位亲戚。

潜山离妈妈很远，因为他既没有海螺，也没有人鱼公主。他也斜着眼睛看着妈妈，妈妈顾着翻炒锅里的菜，只对潜山喊了一声他的名字，却没有等到潜山的回应。

爸爸在给屋子装上锃亮的窗户。

冬天到了，窗户的一边已经结出了洁白的冰晶，爸爸带着卡其色的手套，半蹲在窗台上，他皮鞋的尖角处已经裂出了一道缝儿，露出红色的袜子。今年是爸爸的本命年，妈妈说，本命年的时候要穿红袜子，才会有整整一年的好运。

“过完春节，红婷和我就要12岁了。我们也会有一双幸运的红袜子，它会带给我们整整一年的好运。”青婷这样想着。

爸爸傻愣愣地侧着脑袋看着他的三个孩子，呵呵地笑了笑，又继续手上的工作。

晚饭的时候，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、姐弟仨围坐在一团。

只有潜山是最不开心的，虽然爸爸给他买了一把枪，但他并不喜欢。所有普通男孩子喜欢的东西，他都不喜欢，什么玩具枪啊、变形金刚啊、游戏机啊，他看见这些东西就像心里长了毛毛一样不

舒服。

潜山不知道父母为什么要这样对他，即使是一双跑鞋，也能让他开心很多。他并不需要衣服，更不喜欢玩具。“一定是老师在父母面前告了我的状，让他们以为自己的孩子除了打架，就是偷学校的粉笔头。”潜山这样想道。

“我是一个罪不可赦的坏孩子。”潜山努着嘴巴这样想。

爸爸妈妈说，这趟赶着春节前回来，就是想看看红婷青婷还有潜山，再过五天，他们又要去东海了。今年春节不能在家过，厂里春节的工资是平常的三倍，他们想趁着春节，多挣点钱，早点把因为建房而欠下的债还清，还想明年回来的时候，再带爷爷去城里看病呢，因为爷爷的腰伤还没有完全恢复。

说着说着，青婷就流下了眼泪，红婷看着青婷，也不自觉地眼眶发红。潜山呢，因为一肚子的气，早就想发作了，他咬紧牙齿，攥着拳头，视线移向黑黢黢的指甲盖儿，努力地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。

回来没几天，家里的窗户就已经装好了，爸妈扯来几块彩色的塑料膜，用钉子将塑料膜在窗沿钉好，这就是最实用的窗帘。

阳光射进小屋，透过塑料膜，好像五颜六色的彩虹飘进了屋子。爸妈用袖口擦了擦额头的汗珠，看着修葺一新的房间，露出了满足的笑脸。

终于修好了所有的窗户。

明天，爸妈就要启程去那个遥远而陌生的东海了。

下午的时候，爸妈步行来到了天镇。爸爸从破旧的军绿色大衣

的兜里掏出一百块钱交给妈妈，妈妈带爸爸来到超市，挑选了三袋礼品，往潜山老师家的方向走去。

晚上的时候，爸妈还乘车去了趟县城，一直到很晚很晚才回到家。

孩子们已经熟睡了，妈妈来不及和自己的儿女说一句晚安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天还没亮，爸妈就早早地起床，穿好衣服，他们轻轻地、悄悄地打开了大门，乘坐最早的班车离开了天镇。

他们实在不忍心将孩子们从美梦中吵醒，不愿在美好的清晨到来的时候向孩子告别，妈妈更不想再看到姐弟仨的泪水，那样会让她心碎的。

妈妈的眼睛涨得通红，回来才五天，妈妈已经不记得寒夜来临的时候，抱着爸爸哭了多少次了。但她还是干脆地拎起了行李，坚强地离开了那个温暖的家。

潜山第一个醒来，他揉了揉迷糊的双眼，踢开了被子，慢慢地睁开了眼睛。他发现他的床脚下，是一个大大的画板，画板外，是一盒48色的水彩颜料，在画板的旁边，还有一双崭新的运动鞋。潜山蹲坐下来，再次揉了揉眼睛，他确定这不是个梦。

寒冷的冬天的早上，潜山的脖子被冻得发红，身子也冻得哆嗦，但他却忘记了要先穿好衣服，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抚摩着画板，一遍又一遍地数着水彩颜料。潜山笑了，他一下子觉得今年的春天，提前来了。

当红婷睁开双眼，她看到的是自己最想要的洋娃娃，像是上天

赐给她的礼物。红婷好像做了一个长长的美丽的梦，一觉醒来，美梦就成真了。红婷高兴地抚摩着这个有着金色鬃发的洋娃娃，谁知道，手一触碰到洋娃娃的衣服，洋娃娃就眨着眼睛对她说早上好呢。连小猫盘在她的脚下，她都没有察觉。

青婷呢，一早起来，就在寻找自己的爸爸妈妈，但是她找遍了所有屋子也没有找到爸爸妈妈的踪影。她双手揉着衣角，沮丧地歪着脑袋。

青婷的心里像塞了一个柠檬，不是滋味。想着想着，眼睛又红了。

红婷笑盈盈地朝青婷走过来。“你看，”红婷对青婷说，“我们本命年的幸运袜子。”红婷手上攥着两双厚厚的珊瑚色的红袜子。她将袜子举向青婷，青婷接过袜子，泪滴滴落在柔软的袜子上。

青婷闭着眼睛，在心里乞求好运袜子能给远在东海的爸妈送去幸运与平安，她乞求爸妈能早点从东海回来，来到山这边的天镇，永远不再离开他们了。

窗外，仿佛一对红蜻蜓正振翅欲飞，它们要追逐初升的太阳，它们离太阳是那么的遥远，芭蕉叶与光秃秃的芦苇秆嘲笑地对它们摇晃着脑袋，寒冷的初春的风儿吹过，想要将这一对红蜻蜓拆开，它们差点儿迷失了方向。

可是，它们还在远山飞翔，它们知道，只要飞过这片高山，前方不远，就会是明艳，就会是晴朗，就会是家的温暖和一片明亮的日光。



## 九尾猫的思念

当我察觉到这些诡异事情时，空气似乎重了很多，我每走一步，它都沉沉地压住我的身体；晚上进入深睡前，总有那么几分钟它扑倒在我的身上，我指尖不能分开，浑身无力，我以为自己是睁开眼睛的，其实眼睛紧闭，我以为我看到了它——那黑夜里深藏的骇人的眸子。醒过来之后，我才发现，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。

我什么都记不起来，但我意识到一股邪恶的力量紧紧地追着我、束缚着我。

我把这个故事讲给肖菲菲听，她是我的同桌，和普通女孩儿没有什么两样，但她家里寄居着一只九尾猫。传说九尾猫是妖，也是人，每九年生出一条尾巴，等到长出九条尾巴时，也就是经过了九九八十一年，再凑个九年就能化成人形。但我去她家的时候，那个人还只是只猫，黄色条纹，须长爪利。

上个月，那是我第一次跟随肖菲菲去她家。那片野外的小树林，5月，合欢树林开满了鲜花，绵密地连成一片，恰好隐藏了她家的